百僚金鑑

百僚金鑑卷之十

武功

敷治以文戡亂以武武與文不可偏廢者自涿鹿一戰遂啓殺伐之端嗣是伊尹造攻於鳴條尚父鷹揚於牧野而兵法乃大備焉彼齊之孫武魏之吳起尤而效之者也厥後有穰苴尉繚之徒皆浮竊其說以相誇詡要不外司馬法者近是自漢唐以來功名表著者集之於篇以示安不忘危之意焉

有熊氏

黄帝時有蚩尤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炎帝榆罔

不能制之。令居少灝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惡洋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遷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於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軒轅黄帝之名。有熊其國號也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也。耕于有莘之野。樂堯道守義。成湯使人以幣聘之。進之于桀。桀不能用。復歸湯。因說湯以代夏救民之事。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績。湯乃放桀于南巢。以伊尹為相。

呂尚

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夏商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後相武王以伐紂。封於齊。

吳起

吳起衛人也。先仕魯。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起恐得罪。歸魏文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

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而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

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名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者斬。莊賈踰期後至，斬之，以殉三軍。三軍戰慄，遂霸齊國。

孫武

孫武，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為二隊，

以寵姬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孫子約曰汝知左右手與心乎宮人曰知之孫子曰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再鼓之無不如令遂強吳國

孫臏

孫臏者齊人也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去韓而歸魏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

輕銳兼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樹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大破魏師

田單

田單者齊之宗人也多智習兵立以為將聞燕惠王新立嘗不快於樂毅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得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

不和。田單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十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城中鼓譟從之。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刼。復齊七十餘城。封為安平君。

張良

張良祖擊始皇之後。聚少年百餘人。欲從騎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以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及沛公得天下。封為留侯。

秦王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方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簣山。擊秦軍。大破之。

按子房與蕭韓。並稱三傑。而考其始終。蕭何有獄吏之嘆。韓信有未央之慘。而子房博浪一擊。而天下震動。借箸一籌。而四方拱服。蓋其始授兵符於黃石。其終故辟穀於赤松。光怪離奇。不可方務。殆其優游者終其視俎臨督戮者相去不大徑庭哉。此又人傑中之傑者也。

韓信

韓信引兵伐趙。夜遣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來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良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歸壁。見皆赤幟。驚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反背水以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韓信已定臨淄

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引軍半渡擊信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人決壅水且軍大半不得渡遂擊龍且盡定齊地

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得天下也

陳平

陳平武陽人家貧好讀書里社中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常從高祖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也又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厚遣閼氏解白登之圍六也封為曲逆侯

周亞夫

漢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已而之細柳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擄也至若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為中尉

李廣

將軍李廣隴西成紀人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敵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

厲而昔於不識

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效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傾覆矣

衛青　霍去病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皆為大司馬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視之對曰敵人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青為人仁愛喜士退讓以柔和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

趙充國

武帝時，先零與諸羌皆畔。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以為老。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遣問將軍度羌人何如，當用幾人。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下公卿議，㪅相任其計，可必用。上嘉納之。於是命充國留屯田。

按十二事。一言屯田致穀威德並行。二言據險肥饒。以待其叛。三言使民不失農業。四言罷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漕穀以示威武。六言以閑暇伐材治郵亭。充入金城。七言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言無經遠阻追死傷之害。九言不損威武。敵難乘間。十言無驚動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陿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省由役以戒不虞。

張南軒曰。漢將當以充國為最。留田十二事。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異也

麒麟閣十一功臣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雲臺二十八將

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胡致堂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以濟王業。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勞於爲客侯。方諸竇融馮耿。豈靡出其下。乃以后戚。不入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叙其績。豈可坐徹房戚屬。而擯烈丈夫之大勲哉。

馬援

武陵蠻寇臨沅。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

援所願甘心瞑目矣遂至臨鄉擊破蠻兵後以薏苡之謗

藁葬城西。

按馬援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至是果驗

鄧禹

鄧禹南陽人杖策追光武於鄴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大悅因令禹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及光武定天下以功封高密侯禹內行淳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

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有子訓其女曰綏性孝友好讀書選入宮為貴人

班超

班超字仲升彪之子也家貧為官傭書以養母久勞苦常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有相者謂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萬里封侯相也後假司馬入西域以功封定遠侯

諸葛亮

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冀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東。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霸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賢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遂定三分之業

胡致堂曰三國人才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當巍然三代之佐未易與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尹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

羊祜

晉羊祜字叔子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諸軍事

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
者欲去比聽之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
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在軍常輕裘緩
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自歸江陵務修
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
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至吳境刈穀
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
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
邊人甚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
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

抗曰豈有敵人爭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勿求細利。及祜卒。南州民為之罷市。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凌烟閣二十四功臣

唐太宗。命圖畫功臣於凌烟閣。凡二十四人。長孫無忌。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元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

李勣

唐李勣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功歸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嘗謂人曰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諡貞武

太公廟

唐明皇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左廡以張良為首田穰苴韓信李晟李靖郭子儀此左五哲也右廡以孫武子為首吳起樂毅諸葛亮

李勣范蠡此右五哲也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温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偹十哲之目使太公有神必羞與同食矣

郭子儀　李光弼

安祿山反元宗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大破賊將史思明於嘉山又子儀光弼還常山

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在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
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砍其營
賊不得休息數日與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于嘉山
大破之其後屢建大功卒能破逆賊及乘輿唐室再造李
郭之力也

郭子儀為上將擁兵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詔書一紙
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田承嗣所承
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李靈曜據汴州作
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
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

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公不能盡辯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卒封汾陽王諡忠武

李晟

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城屯於含光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

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

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封西平王謚忠武

李愬

愬晟之子也受命伐蔡乃命李祐及李忠義李進誠各將軍出東行夜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鷄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及董重質請愬降元

潰於城上請降。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愬還軍。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史臣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逮

者有二焉。矢忠獻者，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爲成爭功者，常態也。而彼獨辭避裴度以敎其讓。蓋愬乃仁義之將，而愬爲其子，故家濤傳孫，此況愬之籌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曹彬

宋經略使曹彬伐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彬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李煜出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卒畏服

江南所領以供金。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彬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按王全斌伐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太祖每以為恨。以彬仁厚，故專任之。彬子璋璨，皆為良將，與世顯榮。全斌身死，未幾，子孫有為乞丐者。仁與不仁之應，為將者所宜鑒也。

吳玠

宋高宗時。四川宣撫使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諮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及卒。西人思之。作廟以奉焉。

周靜軒曰。吳玠忘身徇國。百戰禦敵。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愛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可謂賢將矣。

岳飛

岳武穆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乃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有所欲舉。盡召諸將統制與謀。計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韓世忠

世忠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遂罷爲醴泉觀使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檜同在政府一揖之外未嘗與談嗜義輕利持軍嚴整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緻也

按同時有劉光世者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功臣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虛言當見之實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

遑遠矣。

劉錡

劉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焉。

宗澤

宋宗澤為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既至。誅捕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

寇擁衆七十萬。單騎驟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嘗謂岳飛曰。爾

智勇材力。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

言。

百僚金箴卷之十

戒石銘

爾俸爾祿　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

右宋高宗紹興元年頒戒石銘於州縣令刊石云云

按此乃興廉懲貪之要務而歆天動民之心法也凡食祿之家非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也一絲一粒莫非民間之膏血故必節用而愛人留不盡於閭閻之為仁人君子之用心若囊橐是飽谿壑是盈曰孳孳小民惟我魚肉而莫我如何也亦知有皇上帝臨下有赫乎古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

蕭翊郡公頌內民膏民脂之謂也周頌云陟降厥土日監在茲上天難欺之謂也故觀此則為循吏為神君兆民戴之卑服庸之身名俱泰子孫可保人亦何憚而不為乎悖此則為貪官為酷吏兆民怨之斧鉞臨之身家俱殞變及尚裔人亦何苦而為之乎故自州縣等而上之卽公孤卿貳俱當以此為鑑云余為廣其意曰

星殺銅符委任隆　身肩民社代天工
膏粱豆念耕耘苦　文繡當思杼柚空
貪吏可為非所訓　潔清自守貽休風

莫將威福凌黔黎　須信彼蒼有至公

戒石碑陰銘　蕭弘魯

大哉告戒　至明至威　瞻前在目　顧後在思
思而不見　不顯於微　兢兢業業　庶幾無愆

訓廉銘

周典六計　吏治條陳　以廉為本　乃良而能
彼鄙貪墨　與狼虎同　肥於其家　多齎吾殃
終逮於法　愧其冠紳　獨恃而出　殃及後人
我朝忠厚　黜貪而仁　發為群辟　是訓是遵

謹刑箴

民吾同胞　疾痛猶己　敎寬以威　刑罰得已

御體祖宗　若保赤子　明護厥徵　斷仁温旨

金科玉條　毫析縷累　大詞大吏　幾京法理

建于郡邑　濫用盡皆　奥熟歷言　式克欽止

古家理宗。製戒銘中外。凡爲司牧者。當爲一通置之座右。○愚按周官以六計弊群吏。智能賢善而皆冠之以廉。若曰以廉爲衆善之本也。倘無廉益善。而偶一染指。則爲人所唾棄矣。蓋士人守己如處子之守身。一或失節。雖有能言工巧。不足觀也已。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既肥於其家。有不剝削於

民者乎。貪人敗類。刑法隨之。縱有時而倖免。清夜自思。寧不愧於縉紳耶。宋自祖宗來。未嘗以忠厚爲本。故黜貪官。乃以仁吾民耳。

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淑問如皋猶服念至旬。蓋其難其慎也。故漢當昭宣之時。郅君章嚴延年。皆以殘刻知名。而張釋之獨持廷尉之平。雋不疑乃多所平反。漢之元氣不至遽耗者。賴有此也。唐當武周之際。周興來俊臣。競爲酷吏。而徐有功獨存平恕。李日知不離刑曹。卒能反周爲唐。仁暴之應

彰彰如是。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聖賢傳心之要典也歟。

西山政訓

真德秀。號西山先生。諭僚屬以四事十害。其言曰。德秀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此十害。

四事

律己以廉 清操。

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善。莫能自贖。故以此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慈惠。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楊○君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莅事以勤　欽○才○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閑雅○此政之所以日疵○而民之所以受害也○

十害

斷獄不公　黷貨之吏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

聽訟不断　糊塗之吏

訟有實有虛聽訟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

淹延囚繫　懶慢之吏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可久淹乎

慘酷用刑　很惡之吏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肌膚即己之肌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関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泛濫追呼　騷擾之吏

一夫被逮。舉室驚惶。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濫乎。

招引告訐　陰刻之吏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其犯者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司罪犯。皆係非法。

重疊催科　掊尅之吏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民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

縣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進至官，至鈔乃兜。不勝其擾矣。甚至有鈔不理，竟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爲此。撥鈔須令之小票，百姓納銀不給小票。不勾赤曆。世之貪官。通同收頭猶鼠同眠。往往用此術。一樹剝二皮。何處告訴

科罰取財　巧取之吏

民間有二稅外，一毫不當妄取。令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　不察之吏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

士軍。尤當禁戢。

低價買物　乞丐之吏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和收買。視市價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者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真西山先生曰。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抑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焚。不俟終日。勿狃於因循之習。勿牵於利害之私。或事州縣。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

又其之所望於同僚者

清慎勤詩　華東老人

一官初授郎曆殷　愛爾青齡無染身
淸白吾家有秘譜　古人三字要留神

狀元劉理順曰居官之務多矣古人以淸慎勤括之淸愼勤之說亦煩矣而董宗伯以三字還之宗伯之三字已淵矣而我華東夫子復以詠言爲加祖討之夫子之詠夫子之教也夫子之教匪直夫子之詠也夫子依令而孔邇馳聲居天垣而高岡振響節旄南指而兩浙之波以靖臺綱再整而南北之紀益肅其視楊太尉

之四知諸葛武侯之小心陶都督之惜日運甓有以異乎故微晃詠夫子之教已揭日月而行也微晃教夫子之身已載甄物而出也

三字金丹

清慎勤三字金丹也惟清則植厥志惟慎則正厥身惟勤則底厥勲三者克修而福祿從之矣余不敏自筮仕濲江以洎歷任虞曹罔不以此為弦韋茲出守金明其公署額曰清慎勤拂塵視之乃會稽天來李翁書也公餘玩味厥與實深其或苞苴未絶思以杜之蹊壑未除思以剷之叢脞未袪思以振之懲其濁所以反於清戒其肆所以反於

慎根其惰即以殁於勤矣醫家云手足痿痺謂之不仁誠使三者佩服無斁則政務清明精神璽固於以稱循良而膺異數將以此為權輿矣爰敷厥義銘諸座右用以自箴並以箴諸君子云

清箴

分符綰綬厥道維清纖塵不染廻念令名譬彼秋月皦而愈瑩譬彼寒潭撓之益澄勿欺夙夜勿昧寸靈明知恒念三畏自程依依白璧勿玷青蠅營營素絲勿混微闇簠簋不飾闇有常刑凡百君子用誌几楹

慎箴

守位服官。厥德惟慎。循繩遵墨。迺鮮厥愆。行期有經。言戒罔信。旋折蟻封。趨迺顛隕。括囊無咎。惟口啓釁。破酒濡言。雷陽是韜。温室莫對。崇及祁僊。春冰兢兢。洊雷震震。執玉捧盈。戴經垂訓。凡百君子。恒鑑方寸。

勤箴

進德居業。勵志惟勤。月將日就。迺邁等倫。譬彼天行。晝夜迴輪。譬彼川流。萬古相循。禹王至聖。溝洫時勤。士行習勞。運甓斯頻。賦詩損壽。飲酒耗神。簿書旁午。案牘紛紜。天工翼贊。厥惟良臣。凡百君子。勿忘典墳。

輿人誦

鄭使公孫僑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　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

魯人誦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魯人初誦曰

麛裘而鞞　投之無戾　鞞之麛裘　投之無郵

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

袞衣章甫　寔獲我所　章甫袞衣　惠我無私

劉道原曰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爲魯司寇政已數年拜行相事民謗之三月而後誦之夫以一聖一賢猶得民若斯之難也後之爲政善惡毀於愛憎之口毀譽出於彼偷之吏非至當之論也歟愚嘗謂是非毀譽聽之人言正直濟燕盡其在我文中子曰御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至哉言乎

五字吟

臨民端在肅觀瞻　容貌衣冠莫踰閑

若使笑顰能自愛　垂紳坐治有何難

右恭

心同覆載浩無涯　萬姓紛紜共一家

魚躍鳶飛皆自得　休休桐度佐勳華

右寛

四時迭運不差移　潮汐盈虛有定期

頑若豚魚皆可格　兆民何事不相隨

右信

業廣功崇惟在勤　風行雷勵振精神

始終一致無叢脞　庶績咸熙答聖君

右敏

聖賢治化在仁民　兆姓痌瘝切己身

殫敎悦安稱愷悌　闓闓無處不生春

右惠

按恭寬信敏惠五者夫子之論仁也而為政之道不外是他日論帝王之政亦曰寬信敏公與子張論從政又曰尊五美蓋為政為仁相為表裏未有舍仁而可以為政者也至若相鼠與刺苛饑貽譏施朝三暮四之術鮮朝考夕糾之政甚而乳虎鴉伯肆其毒羅鉗吉網極其慘何足與言為政之道也歟

勉邑宰詩

王梅溪守泉州。會邑宰。勉以詩云。邑宰皆感動

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云。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

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

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

今日湘亭一杯酒。便須散作十分春。

丘瓊山先生。送濟進士赴鉛山縣。詩

科名進士重仕宦宰邑雛羨爾英妙姿致身青雲端
牛刀初小試遽爾涖劇煩一朝辭師友氣然走民間
衆目皆瞻矚萬口譁以譏寒者待我衣飢者待我飧
晦者賴以明鬱者賴以宣一身百責萃事事來相關
所貴各當理事妥民獲安況當汀閩交孔道多往還
一事倘可紓須刺牢管關時時懷隱憂念念斯民艱
民乃吾子姓財乃民膏脂民身即我身心肉何忍剜
聖朝待士厚發策親臨軒何以答國恩民者君之天
愛民即愛君慎勿忘斯言
文莊此詩寫仕宦之艱甚及民瘼之痛切真莅仕之津

郡而宰治之藥石也。凡為司牧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唐李頎贈韓鵬詩

為政心閑物自閑。朝看飛鳥暮飛還。
寄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按此詩有一段優游自適之趣。亦必萬事就理民無怨嗟然後幾此若哀鴻遍野。萑苻弄戈。雖欲自適豈能獨樂哉。余守延安。政簡刑清。寂無一事。有句云

偃蹇山城志頗遠。延來猶幸簿書稀。
黄堂晝永渾無事。槐影參差燕子飛。

其二

閶闔萬里守為延　韓范芳徽在目前
但使寸心堪自對　飲氷茹蘖亦悠然

其三

宦海蕭條惟一身　鶴琴相伴不為貧
官衙夜靜焚香坐　疑是羲皇以上人

其四

政簡刑清佐聖明　疎籬鷄犬不知驚
囹圄久矣生苔蘚　野外村農起頌聲

盧秉安為東莞縣令蒞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賜詩而已自賦曰

不貪自古人爲寶　今日貪民許滿籯

十有九年官蜀邑　幸無一事謝心腸